

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翻译（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一赏析）

作者：有故事的人 来源：范文网 www.wtabcd.cn/fanwen/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zuowen/887a29d9c5633f7cc91688aca7e83a33.html>

范文网，为你加油喝彩！

自古文章憎命达，越是有文才的人，其人生际遇越是坎坷。

日子过得好的人，写诗文或多或少总有点无病呻吟之感，毕竟风顺水顺的人生，对艺术创作来说容易有深度不足的弊病。

而命运跌宕起伏的人，他们的才华被锥心刺骨的苦难打磨得更加耀眼，其作品中的真情，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。

生于北宋末年的他，年轻时光芒初露，前途光明；尔后遭逢国难，北宋南迁，人生突变。他历经两个不同的朝代，写下无数沉郁顿挫、忧国忧民的佳作，颇具杜甫遗韵，留下千古诗名。

这一抹孤独悲伤的身影，属于他——陈与义。

天资聪慧年少成名

《宋史·陈与义传》是这么介绍他的：“与义天资卓伟，为儿时已能作文，致名誉，流辈敛衽，莫敢与抗。”可见，这是个聪明早慧，天赋过人的孩子。同龄人与之相比，都要黯然失色。日后的陈与义，才能日渐增强，最终成为了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。

钱钟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中，对陈与义的评价是：“在北宋南宋之交，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。”

这么优秀的人，24岁时已考中进士。别人终其一生都考不到的功名，他如此年轻就获得，可谓是人生赢家。在三十岁不到的时候，陈与义写的一组《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》更是受到当朝者的赏识，一举成名。我们来看看其中一首：

含章檐下春风面，造化功成秋兔毫。

意足不求颜色似，前身相马九方皋。

这首诗最出国流程精彩的莫过于颈联与尾联，意即绘画的精髓在于神而不在于形，意境到了，便无须讲究外表。赏花相马均如此，重要的是要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人才的选拔不也一样吗？

无怪乎宋徽宗偶然间看到他这组诗，就立马召见他，赏识之情溢于言表，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在旁人看来，这是多大的荣耀啊！自此，陈与义名声渐响，成为大家眼中的“潜力股”。

彼时的他，年轻有为，踌躇满志，虽不是位居要职，但也算前途无量，更何况还被皇帝赏识，才名远播，人生正要精彩。可惜，天意弄人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，来到了个人力量无法扭转颓势的历史阶段。

靖康之难诗风大变

陈与义的人生，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转折。靖康之变爆发，金军南下，强势攻入北宋首都汴京，将宋徽宗、宋钦宗二帝掳走，导致北宋灭亡，随后宋室南迁。作为亡国之臣，陈与义自陈留向南避难，辗转多地，经历了一段充满艰辛与惊险的逃难之旅。

陈与义成为了逃亡难民的一份子，甚至还曾被金兵追杀，遭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死磨难。在《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虎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谷张家》中，陈与义写道：“今年奔房州，铁马背后驰。造物亦恶剧，脱命真毫厘。”

逃难的路上是个什么情况？金兵的铁骑拿着武器咄咄当在你身后狂追不舍，马蹄声声叫人闻风丧胆，无比凶悍。这次经历有多可怕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面对敌人的追赶，弱小无助，命悬一线，逃脱仅仅在毫厘之间。

一个“真”字，让我们体会到当时顺利逃生的一刻，陈与义那种惊魂未定的恐惧。这情节，堪比惊险刺激的战争大片，不同的是，这的确是陈与义真实感受到的一次危险逃命，凶险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。

一路上，陈与义颠沛流离、居无定所，亲身经历了战争下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，被追杀的回忆更是历历在目，午夜梦回仍忍不住打颤。

国难当前，山河破碎，陈与义在创作的时候，风格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他把现实生活融汇进去，写出了很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诗词，如《巴丘书事》：

三分书里识巴丘，临老避胡初一游。

晚木声酣洞庭野，晴天影抱岳阳楼。

四年风露侵游子，十月江湖吐乱洲。

未必上流须鲁肃，腐儒空白九分头。

陈与义因为避难，才来到了军事重地巴丘，曾经的他，对这里的认识还停留在《三国志》里的描写。其实他当时也就差不多40岁，正值壮年，但几年来一直过着风餐露宿的逃难生活，内心惶恐不安，人已变得苍老，心理状态也不好。

朝廷的无能懦弱，不只是给他这样的臣子带来苦难，更是给众多渺小微弱的老百姓以重压，使人无法喘息。

兵荒马乱的日子，让陈与义把目光投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，把精力集中在对亡国之痛的书写上，把悲悯之心放在老百姓身上，其创作的诗词饱含忧国忧民之情，也由此奠定了陈与义在南宋诗坛甚至是整个宋代诗坛的重要地位。

思乡难归悲愤沉郁

国破家亡，战事不断，陈与义眼见这今昔巨变，徒叹无可奈何，忍不住忆起当年，跟如今残酷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，顿时心中感慨万千：

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多是豪英。

长沟流月去无声。

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扶贫申请书怎么写明。

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

闲登小阁看新晴。

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

这首《临江仙·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》，陈与义回忆处在人生美好年华时，广交青年才俊，意气风发。然而这二十多年来，面对无力回天的国家悲剧，陈与义感觉恍如隔世，悲痛不已。

此刻，国恨家仇与个人遭遇紧紧结合在一起，陈与义听到渔夫的歌唱，愈觉苍凉。

人老的时候，就特别想要落叶归根，重回故乡的怀抱。故乡给予的温暖和安全感，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。陈与义亦是如此。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了这么一首《牡丹》，寄托了对家乡的愁思：

一自胡尘入汉关，十年伊洛路漫漫。

青墩溪畔龙钟客，独立东风看牡丹。

洛阳是陈与义的故乡，洛阳的牡丹扬名天下，美不胜收。陈与义看着青墩的牡丹，在春日里盛开得那么娇河源旅游景点艳，心中想着什么时候能重回旧地，再赏牡丹。

他虽然才四十几岁，但已是老态龙钟的模样，岁月的流逝、生活的艰苦、国运的凋敝，将他的精气神全都磨砺干净，只剩满心孤独伤感。

他可能也知道，自己终究回不去洛阳了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四十九岁那年，陈与义就这么怀着遗憾与悲愤，咽了气。在我看来，于他而言，这或许热稳定性是种解脱。

清代诗人赵翼在《题遗山诗》中写道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。

这句话放在陈与义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他创作的诗词，也是在南渡之后，因其爱国情怀，才拥有了令后世传诵的风雅精神。

也许，这是命运给予悲苦才子陈与义另一种馈赠吧。

作者：小柴，喜音乐美食，爱电影品茗，只想快快乐乐世界杯决赛过日子，不想唯唯诺诺度一生。

更多 作文 请访问 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list/92_0.html

文章生成doc功能，由[范文网](#)开发